紅樓夢/第08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八十六回　受私賄老官翻案牘　寄閒情淑女解琴書

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，因叫進小廝問道：“你聽見你大爺說，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？”小廝道：“小的也沒聽真切。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。”說著回頭看了一看，見無人，才說道：“大爺說自從家里鬧的特利害，大爺也沒心腸了，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。這日想著約一個人同行，這人在咱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。大爺找他去了，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菡帶著些小戲子進城。大爺同他在個舖子里吃飯喝酒，因為這當槽兒的盡著拿眼瞟蔣玉菡，大爺就有了氣了。後來蔣玉菡走了。第二天，大爺就請找的那個人喝酒，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，叫那當槽兒的換酒，那當槽兒的來遲了，大爺就罵起來了。那個人不依，大爺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。誰知那個人也是個潑皮，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。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，他就冒了血了，躺在地下，頭里還罵，後頭就不言語了。”薛姨媽道：“怎麼也沒人勸勸嗎？”那小廝道：“這個沒聽見大爺說，小的不敢妄言。”薛姨媽道：“你先去歇歇罷。”小廝答應出來。這里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，托王夫人轉求賈政。賈政問了前後，也只好含糊應了，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，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。

這里薛姨媽又在當舖里兌了銀子，叫小廝赶著去了。三日後果有回信。薛姨媽接著了，即叫小丫頭告訴寶釵，連忙過來看了。只見書上寫道：

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。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，請太太放心。獨是這里的人很刁，尸親見證都不依，連哥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著他們。我與李祥兩個俱系生地生人，幸找著一個好先生，許他銀子，才討個主意，說是須得拉扯著同哥哥喝酒的吳良，弄人保出他來，許他銀兩，叫他撕擄。他若不依，便說張三是他打死，明推在异鄉人身上，他吃不住，就好辦了。我依著他，果然吳良出來。現在買囑尸親見證，又做了一張呈子。前日遞的，今日批來，請看呈底便知。

因又念呈底道：

具呈人某，呈為兄遭飛禍代伸冤抑事。竊生胞兄薛蟠，本籍南京，寄寓西京。于某年月日備本往南貿易。去未數日，家奴送信回家，說遭人命。生即奔憲治，知兄誤傷張姓，及至囹圄。据兄泣告，實與張姓素不相認，并無仇隙。偶因換酒角口，生兄將酒潑地，恰值張三低頭拾物，一時失手，酒碗誤碰鹵門身死。蒙恩拘訊，兄懼受刑，承認斗毆致死。仰蒙憲天仁慈，知有冤抑，尚未定案。生兄在禁，具呈訴辯，有干例禁。生念手足，冒死代呈，伏乞憲慈恩准，提證質訊，開恩莫大。生等舉家仰戴鴻仁，永永無既矣。激切上呈。

批的是：

尸場檢驗，證据确鑿。且并未用刑，爾兄自認斗殺，招供在案。今爾遠來，并非目睹，何得捏詞妄控。理應治罪，姑念為兄情切，且恕。不准。

薛姨媽聽到那里，說道：“這不是救不過來了么。這怎麼好呢！”寶釵道：“二哥的書還沒看完，後面還有呢。”因又念道：“有要緊的問來使便知。”薛姨媽便問來人，因說道：“縣里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，須得在京里謀干得大情，再送一分大禮，還可以复審，從輕定案。太太此時必得快辦，再遲了就怕大爺要受苦了。”

薛姨媽聽了，叫小廝自去，即刻又到賈府與王夫人說明原故，懇求賈政。賈政只肯托人與知縣說情，不肯提及銀物。薛姨媽恐不中用，求鳳姐與賈璉說了，花上幾千銀子，才把知縣買通。薛蝌那里也便弄通了。然後知縣挂牌坐堂，傳齊了一干鄰保證見屍親人等，監里提出薛蟠。刑房書吏俱一一點名。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，又叫尸親張王氏并屍叔張二問話。張王氏哭稟道：“小的的男人是張大，南鄉里住，十八年前死了。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，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，今年二十三歲，還沒有娶女人呢。為小人家里窮，沒得養活，在李家店里做當槽兒的。那一天晌午，李家店里打發人來叫俺，說‘你兒子叫人打死了。”我的青天老爺，小的就唬死了。跑到那里，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，問他話也說不出來，不多一會兒就死了。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种拼命。”眾衙役吆喝一聲。張王氏便磕頭道：“求青天老爺伸冤，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。”知縣便叫下去，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：“那張三是你店內佣工的么？”那李二回道：“不是佣工，是做當槽兒的。”知縣道：“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碗砸死

的，你親眼見的么。”李二說道：“小的在柜上，聽見說客房里要酒。不多一回，便聽見說‘不好了，打傷了。’小的跑進去，只見張三躺在地下，也不能言語。小的便喊稟地保，一面報他母親去了。他們到底怎樣打的，實在不知道，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。”知縣喝道：“初審口供，你是親見的，怎麼如今說沒有見？”李二道：“小的前日唬昏了亂說。”衙役又吆喝了一聲。知縣便叫吳良問道：“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么？薛蟠怎麼打的，据實供來。”吳良說：“小的那日在家，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。他嫌酒不好要換，張三不肯。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，不曉得怎麼樣就碰在那腦袋上了。這是親眼見的。”知縣道：“胡說。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碗砸死的，你說你親眼見的，怎麼今日的供不對？掌嘴。”衙役答應著要打，吳良求著說：“薛蟠實沒有與張三打架，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。求老爺問薛蟠便是恩典了。”知縣叫提薛蟠，問道：“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隙？畢竟是如何死的，實供上來。”薛蟠道：“求太老爺開恩，小的實沒有打他。為他不肯換酒，故拿酒潑他，不想一時失手，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。小的即忙掩他的血，那里知道再掩不住，血淌多了，過一回就死了。前日屍場上怕太老爺要打，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。只求太爺開恩。”知縣便喝道：“好個糊涂東西！本縣問你怎麼砸他的，你便供說惱他不換酒才砸的，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。”知縣假作聲勢，要打要夾，薛蟠一口咬定。知縣叫仵作將前日屍場填寫傷痕据實報來。仵作稟報說：“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，惟鹵門有磁器傷長一寸七分，深五分，皮開，鹵門骨脆裂破三分。實系磕碰傷。”知縣查對屍格相符，早知書吏改輕，也不駁詰，胡亂便叫畫供。張王氏哭喊道：“青天老爺！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，怎麼今日都沒有了？”知縣道：“這婦人胡說，現有屍格，你不知道么。”叫屍叔張二便問道：“你侄兒身死，你知道有幾處傷？”張二忙供道：“腦袋上一傷。”知縣道：“可又來。”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，并叫地保、屍叔指明與他瞧，現有屍場親押證見俱供并未打架，不為鬬毆。只依誤傷吩咐畫供。將薛蟠監禁候詳，餘令原保領出，退堂。張王氏哭著亂嚷，知縣叫眾衙役攆他出去。張二也勸張王氏道：“實在誤傷，怎麼賴人。現在太老爺斷明，不要胡鬧了。”薛蝌在外打聽明白，心內喜歡，便差人回家送信。等批詳回來，便好打點贖罪，且住著等信。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，有個貴妃薨了，皇上輟朝三日。這里離陵寢不遠，知縣辦差墊道，一時料著不得閒，住在這里無益，不如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著，“我回家去，過幾日再來。”薛蟠也怕母親痛苦，帶信說：“我無事，必須衙門再使費幾次，便可回家了。只是不要可惜銀錢。”

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，一徑回家，見了薛姨媽，陳說知縣怎樣徇情，怎樣審斷，終定了誤傷，將來尸親那里再花些銀子，一准贖罪，便沒事了。薛姨媽聽說，暫且放心，說：“正盼你來家中照應。賈府里本該謝去，況且周貴妃薨了，他們天天進去，家里空落落

的。我想著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伴兒，只是咱們家又沒人。你這來的正好。”薛蝌道：“我在外頭原聽見說是賈妃薨了，這麼才赶回來的。我們元妃好好兒的，怎麼說死了？”薛姨媽道：“上年原病過一次，也就好了。這回又沒聽見元妃有什麼病。只聞那府里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，合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。眾人都不放心，直至打聽起來，又沒有什麼事。到了大前兒晚上，老太太親口說是‘怎麼元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里？’眾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話，總不信。老太太又說：‘你們不信，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盡，須要退步抽身。’眾人都說：‘誰不想到？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想後的心事。’所以也不當件事。恰好第二天早起，里頭吵嚷出來說娘娘病重，宣各誥命進去請安。他們就驚疑的了不得，赶著進去。他們還沒有出來，我們家里已聽見周貴妃薨逝了。你想外頭的訛言，家里的疑心，恰碰在一處，可奇不奇！”寶釵道：“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，便在家里的，一聽見‘娘娘’兩個字，也就都忙了，過後才明白。這兩天那府里這些丫頭婆子來說，他們早知道不是咱們家的娘娘。我說：‘你們那里拿得定呢？’他說道：‘前幾年正月，外省荐了一個算命的，說是很准。那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丫頭們八字里頭，送出去叫他推算。他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，不然真是個貴人，也不能在這府中。老爺和眾人說，不管他錯不錯，照八字算去。那先生便說，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敗財，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，這就是家里養不住的，也不見什麼好。這日子是乙卯，初春木旺，雖是比肩，那里知道愈比愈好，就象那個好木料，愈經斫削，才成大器。獨喜得時上什麼辛金為貴，什麼巳中正官祿馬獨旺，這叫作飛天祿馬格。又說什麼日祿歸時，貴重的很，天月二德坐本命，貴受椒房之寵。這位姑娘若是時辰准了，定是一位主子娘娘。這不是算准了么！我們還記得說，可惜榮華不久，只怕遇著寅年卯月，這就是比而又比，劫而又劫，譬如好木，太要做玲瓏剔透，本質就不堅了。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，只管瞎忙。我才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，今年那里是寅年卯月呢。”寶釵尚未說完，薛蝌急道：“且不要管人家的事，既有這樣個神仙算命的，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，遭這麼橫禍，快開八字與我給他算去，看有妨礙么。”寶釵道：“他是外省來的，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了。”

說著，便打點薛姨媽往賈府去。到了那里，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著，便問道：“大爺的事怎麼樣了？”薛姨媽道：“等詳上司才定，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。”這才大家放心。探春便道：“昨晚太太想著說，上回家里有事，全仗姨太太照應，如今自己有事，也難提了。心里只是不放心。”薛姨媽道：“我在家里也是難過。只是你大哥遭了事，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，家里你姐姐一個人，中什麼用？況且我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曉事的，所以不能脫身過來。目今那里知縣也正為預備周貴妃的差事，不得了結案件，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，我才得過來看看。”李紈便道：“請姨太太這里住幾天更好。”薛姨媽點

頭道：“我也要在這邊給你們姐妹們作作伴兒，就只你寶妹妹冷靜些。”惜春道：“姨媽要惦著，為什麼不把寶姐姐也請過來？”薛姨媽笑著說道：“使不得。”惜春道：“怎麼使不得？他先怎麼住著來呢？”李紈道：“你不懂的，人家家里如今有事，怎麼來呢。”惜春也信以為實，不便再問。正說著，賈母等回來。見了薛姨媽，也顧不得問好，便問薛蟠的事。薛姨媽細述了一遍。寶玉在旁聽見什麼蔣玉菡一段，當著眾人不問，心里打量是”他既回了京，怎麼不來瞧我？”又見寶釵也不過來，不知是怎麼個原故。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，恰好黛玉也來請安。寶玉稍覺心里喜歡，便把想寶釵的念頭打斷，同著姊妹們在老太太那里吃了晚飯。大家散了，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里。

寶玉回到自己房中，換了衣服，忽然想起蔣玉菡給的汗巾，便向襲人道：“你那一年沒有系的那條紅汗巾子還有沒有？”襲人道：“我擱著呢。問他做什麼？”寶玉道：“我白問問。”襲人道：“你沒有聽見，薛大爺相與這些混帳人，所以鬧到人命關天。你還提那些作什麼？有這樣白操心，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，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撂開了也好。”寶玉道：“我并不鬧什麼，偶然想起，有也罷，沒也罷，我白問一聲，你們就有這些話。”襲人笑道：“并不是我多話。一個人知書達理，就該往上巴結才是。就是心愛的人來了，也叫他瞧著喜歡尊敬啊。”寶玉被襲人一提，便說：“了不得，方才我在老太太那邊，看見人多，沒有與妹妹說話。他也不曾理我，散的時候他先走了，此時必在屋里。我去就來。”說著就走。襲人道：“快些回來罷，這都是我提頭兒，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。”

寶玉也不答言，低著頭，一徑走到瀟湘館來。只見黛玉靠在桌上看書。寶玉走到跟前，笑說道：“妹妹早回來了。”黛玉也笑道：“你不理我，我還在那里做什麼！”寶玉一面笑說：“他們人多說話，我插不下嘴去，所以沒有和你說話。”一面瞧著黛玉看的那本書。書上的字一個也不認得，有的象“芍”字，有的象“茫”字，也有一個“大”字旁邊“九”字加上一勾，中間又添個“五”字，也有上頭“五”字“六”字又添一個“木”字，底下又是一個“五”字，看著又奇怪，又納悶，便說：“妹妹近日愈發進了，看起天書來了。”黛玉嗤的一聲笑道：“好個念書的人，連個琴譜都沒有見過。”寶玉道：“琴譜怎麼不知道，為什麼上頭的字一個也不認得。妹妹你認得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不認得瞧他做什麼？”寶玉道：“我不信，從沒有聽見你會撫琴。我們書房里挂著好幾張，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麼嵇好古，老爺煩他撫了一曲。他取下琴來說，都使不得，還說：‘老先生若高興，改日攜琴來請教。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，他便不來了。怎麼你有本事藏著？”黛玉道：“我何嘗真會呢。前日身上略覺舒服，在大書架上翻書，看有一套琴譜，甚有雅趣，上頭講的琴理甚通，手法說的也明白，真是古人靜心養性的

工夫。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，也曾學過，只是不弄了，就沒有了。這果真是‘三日不彈，手生荊棘。’前日看這幾篇沒有曲文，只有操名。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著，才有意思。究竟怎麼彈得好，實在也難。書上說的師曠鼓琴能來風雷龍鳳，孔圣人尚學琴于師襄，一操便知其為文王，高山流水，得遇知音。”說到這里，眼皮兒微微一動，慢慢的低下頭去。寶玉正聽得高興，便道：“好妹妹，你才說的實在有趣，只是我才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，你教我幾個呢。”黛玉道：“不用教的，一說便可以知道的。”寶玉道：“我是個糊涂人，得教我那個‘大’字加一勾，中間一個‘五’字的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這‘大’字‘九’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，這一勾加‘五’字是右手鉤五弦。并不是一個字，乃是一聲，是极容易的。還有吟，揉，綽，注，撞，走，飛，推等法，是講究手法的。”寶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：“好妹妹，你既明琴理，我們何不學起來。”黛玉道：“琴者，禁也。古人制下，原以治身，涵養性情，抑其淫蕩，去其奢侈。若要撫琴，必擇靜室高齋，或在層樓的上頭，在林石的里面，或是山巔上，或是水涯上。再遇著那天地清和的時候，風清月朗，焚香靜坐，心不外想，氣血和平，才能與神合靈，與道合妙。所以古人說‘知音難遇’。若無知音，宁可獨對著那清風明月，蒼松怪石，野猿老鶴，撫弄一番，以寄興趣，方為不負了這琴。還有一層，又要指法好，取音好。若必要撫琴，先須衣冠整齊，或鶴氅，或深衣，要如古人的像表，那才能稱圣人之器，然後盥了手，焚上香，方才將身就在榻邊，把琴放在案上，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，對著自己的當心，兩手方從容抬起，這才心身俱正。還要知道輕重疾徐，卷舒自若，体態尊重方好。”寶玉道：“我們學著頑，若這麼講究起來，那就難了。”

兩個人正說著，只見紫鵑進來，看見寶玉笑說道：“寶二爺，今日這樣高興。”寶玉笑道：“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，所以越聽越愛聽。”紫鵑道：“不是這個高興，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。”寶玉道：“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，我怕鬧的他煩。再者我又上學，因此顯著就疏遠了似的。”紫鵑不等說完，便道：“姑娘也是才好，二爺既這麼說，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，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可是我只顧愛聽，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說這些倒也開心，也沒有什麼勞神的。只是怕我只管說，你只管不懂呢。”寶玉道：“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。”說著，便站起來道：“當真的妹妹歇歇兒罷。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，叫他們都學起來，讓我聽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也太受用了。即如大家學會了撫起來，你不懂，可不是對——”黛玉說到那里，想起心上的事，便縮住口，不肯往下說了。寶玉便笑道：“只要你們能彈，我便愛聽，也不管牛不牛的了。”黛玉紅了臉一笑，紫鵑雪雁也都笑了。于是走出門來，只見秋紋帶著小丫頭捧著一盆蘭花來說：“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，因里頭有事沒有空兒頑他，叫給二爺一盆，林姑娘一盆。”黛玉看時，卻有幾枝雙朵兒的，

心中忽然一動，也不知是喜是悲，便呆呆的呆看。那寶玉此時卻一心只在琴上，便說：“妹妹有了蘭花，就可以做《猗蘭操》了。”黛玉聽了，心里反不舒服。回到房中，看著花，想到”草木當春，花鮮葉茂，想我年紀尚小，便象三秋蒲柳。若是果能隨願，或者漸漸的好來，不然，只恐似那花柳殘春，怎禁得風催雨送。”想到那里，不禁又滴下淚來。紫鵑在旁看見這般光景，卻想不出原故來。方才寶玉在這里那麼高興，如今好好的看花，怎麼又傷起心來。正愁著沒法兒解，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。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